

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系列丛书

2

THE TRACE OF COMMON PEOPLE

| 余海波 著 |

百姓足迹 生活在 1979-2018



济南美術出版社

纪 念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周 年 系 列 丛 书

2

THE TRACE OF COMMON PEOPLE

| 余海波 著 |

百姓足迹

生活在 1979-2018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姓足迹: 生活在 1979—2018.2 / 余海波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8.9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丛书)

ISBN 978-7-5362-6641-4

I. ①百… II. ①余… III. ①社会生活—概况—中
国—1979—2018 IV. ①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9674 号

出 版 人: 李健军

责任编辑: 刘 音

责任技编: 罗文轩

英文翻译: 姜 涛

JINIAN GAIGE KAIFANG SISHI ZHOUNIAN XILIE CONGSHU

百姓足迹 生活在 1979—2018

BAIXING ZUJI SHENGHUO ZAI 1979—2018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网址: 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 170 号 3 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2

印 张: 18

印 数: 1—2000 册

ISBN 978-7-5362-6641-4

定 价: 128.00 元

时代·生活·本真



一对打工青年在用手机拍照留念。
深圳 / 2004 Shenzhen
Two young migrant workers were taking photos with their mobile phones.

梦想者的飞地

深圳原是一个小渔村。在广东话里，“圳”“涌”“濠”等意思，均为“河沟”。越过这个深深的“圳”，就是香港。当动乱使得民不聊生，浩劫磨灭掉人们的所有梦想时，深圳曾经是谋生者逃生、梦想者寻梦的跳板之一。所以，很久以来，“边防检查站”“偷渡”“城市移民”等，是那里的关键词。

1979年春天，中国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在南中国海边“画了个圈”，把深圳、珠海、汕头等定为经济特区。特区如同苍茫大陆辟出的“飞地”，它所孕育的无限可能，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谋生者、寻梦者大量涌入。南下，南下，混杂着刚刚出现的“下海”“农民工”“打工妹（仔）”“万元户”“城市新移民”等新词，一时间成为中国40年间此起彼伏的热门话题。

10年后的某天，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余海波，在学生宿舍与同学光着膀子，喝干一瓶廉价红高粱酒。烧酒点燃激情，他们相约南下寻梦。到达深圳的那天夜晚，挤在扛着大包小包排长队等待过关查验的人流中，余海波紧张而疲惫。武警战士的一声断喝，让他从梦游状态落回现实的地面。这个关口，每天从早到晚，挤满了南下的城市移民，有的放行，有的被拒，有的扣留并遣返。由于有学校证明，余海波顺利过了关，之后还用镜头定格了那个属于自己，也属于那个年代的瞬间：穿花格子衬衣提着包等待过关的年轻人，在武警战士警惕的眼神下接受审视。他们或许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随着深圳建设的奇迹，香港的回归，粤港澳自由行，海归回流，港人移居深圳或来深圳购物，越过那条原来“深”不可测难以逾越的“圳”，来来往往，已成常态。（见正文第3页、第91页图）

深圳建设的奇迹，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移民（或“流动人口”）共同创造的。他们像候鸟一样，在“飞地”频繁飞来流去。但就是他们，硬生生从泥土上，造出来一个梦界，让小渔村变成了一个让世人刮目相看的现代大都市。他们的梦想各有不同。第一代城市移民（他们多是临时性的，所以被称为“流动人口”）离开故土来此寻工创业，就为谋生，能够寄钱回家，盖房子，养老人，供孩子上学。“今天来了，明天走了都是常事。跳槽、失业、睡马路是许多人共同的经历”（余海波语）。深圳只是他们故乡之外的“飞地”。第二代城市移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幻想，他们试图“移”入城市，融进“时代”。深圳是他们渴望定居的第二故乡或走向世界的起飞之地。

作为深圳城市新移民中的一员，余海波和大多数城市移民一样，经历了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各种诱惑与迷茫，精神的失重与存在的困境，快乐与纠结，现在已经定居深圳近30年，谋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但他的镜头，并没有从这些“候鸟”一样的普通城市移民身上移开。他说：“来到深圳之后，进入一个宏大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幻觉般的社会现实与梦想，不断地发生冲突，本身就让人感受到超现实的意味。每次拍照我

都会发现新的震撼，看到不一样的生命联系，失望、梦想、破碎、重构。你会发现生活现实中有更深刻的呈现，纪实摄影能从生活的源头来观看生命本身。通过真实的东西来呈现一种观看，这对我来说更有魅力。”他喜欢拍深圳的城中村：“城中村承载了城市与村庄的融合，隐藏了历史与现实的错位。你可以每天看到来自不同地域的寻梦人拉着行李来到这里，感觉到这里每时每刻游荡着流动的外来创业者对明天的梦想。这里有多重身份、多重视角和多重文化标志，让你体会到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具有颠覆性的生活方式，将你的思维和行为不断刷新。所以，对于这个充满真实感的地方，从社会学、人类学、摄影的态度和方式去观看，这里发生着最鲜活的故事。”¹那是“飞地”中的“飞地”，一些被城市包围的乡村，在新造都市中暂未拆迁“飞”走的“保留地”。他拍摄了大量在工业区的女工宿舍、城中村出租屋、孤儿院、收教所、临终老人医院里的人们，以及那些风雨中的工棚，那些在再就业招聘会拥挤人群中普普通通的面孔，记录了进入城中村的酒吧、大排档、录像厅、卡拉OK，目睹着“不夜城”的疯狂，看那个无孔不入的“现代性”，是怎样渗进人们的日常，包围了农村。近乎魔幻，却又具体得伸手可及。他还跟随他们的行迹，回到广东、河南、湖北、四川、安徽、甘肃、青海、西藏、北京和上海等地，记录这些“候鸟”故土的生活现实。正是这些“候鸟”，用他们的翅膀，托举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深圳——真实可感的腾飞之地。（见正文第83页、第94页、第139页图）

和大量二传手组装式拷贝式的“中国制造”加工工厂一样，差不多可以作为深圳名片的锦绣中华、世界之窗、民俗村、欢乐谷，就像某种奇幻存在的象征。这种存在，是通过拷贝世界，来认知世界，并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世界的。这很“中国”。或者说，这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将中国与世界纳入视野，对传统和现代兼收并蓄。这些微缩景观，为许多想“看看外面世界的精彩”的梦游者，提供了一个个幻想的“飞地”。这些仿制的幻想“飞地”，可以进入，伸手可触，却并不真实。余海波照片上那些手拿塑料袋或快餐饭盒，挤在门洞中的游客，眼神游移不定，背景是仿制的埃菲尔铁塔。那些在微缩曼哈顿前留影的游客，他们身后，是现实中已经消失的双子塔。它们矗立在那儿，与合影者在一种虚实错乱的时间关系和比例失调的空间关系中，呈现出些许荒诞感。不过，才几年，昔日只能在仿制景点前弄姿留影的中国大妈，现在已经手提名牌皮包，在真实的法国巴黎、纽约曼哈顿或新西兰海滩挥舞纱巾了。（见正文第52页、第122页图）

最魔幻的影像，是余海波关于深圳大芬村（“油画村”）的记录，让人一见难忘。这是作者一个关注十余年的选题，具有人类学田野考察的风格。和那些密布制鞋、制衣、制造电子产品工厂和制造高楼大厦工地的“开发区”不同，大芬村“制造”世界油画名作。在这个游耕老城市移民（客家）落脚的无名小村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新城市移民。这些新城市移民全是画工，人数达8000多人。他们中有落魄的画

1. 本文关于余海波言论的引述，来自余海波著：《百姓足迹：生活在1979—2018》2（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和相关访谈。

家、学生，更多的是毫无绘画经历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绘画流水线作业之后，一幅梵高的作品几小时就可以完成。

“油画村”的画工，光着膀子在出租屋里，不分日夜地生产“世界名作”，像制作皮鞋、牛仔裤一样制作达·芬奇、梵高等大师的作品。他们吃饭睡觉都在画室里，甚至在画室里去世。他们赤裸的肉身，和油画上同样赤裸的天使及欧洲美女，形成一种超现实的异态同构关系。他们并不奢望成为大师，只梦想靠这些油画养家糊口。据说，经他们的手，已经制造了超过 100 亿幅的“世界名作”，流向世界各地，成为土豪客厅或星级酒店装点门面的“艺术品”。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油画村 500 名画工现场绘制巨幅《蒙娜丽莎》，成为轰动一时的“行为艺术秀”。这个原来叫“大芬”的油画村，由于创造了“文化产业奇迹”，差点与“达·芬”同“奇”，成为中国南方的一个“梦工厂”了。（见第 118 页～121 页图）

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难保不浇开“块垒”，埋下种子。借梦的画工，不小心唤醒了自己的梦想。我非常理解那位临摹了 10 万幅梵高画作，到荷兰面对梵高原作时，茫然若失的画工。当他开始问“梵高是谁”的时候，也引发了“我是谁”的反思。从深圳大芬村这块拥挤的“飞地”，他得以进入世界。但他在大师家乡面对原作时，突然发现自己依然无家可归。他 20 多年里无数次临摹的梵高画作，不过是他梦想之路上的“一块飞地”，只属于谋生，不属于梦想。余海波、余天琦父女合作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梵高》中的一些画面让我难忘：画工们在村里破旧的影院里自发组织观看有关梵高的电影，黑暗中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光芒。但朝圣般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看到原作，他们却迷乱了。从梵高博物馆出来的大芬村画工赵小勇，蹲在广场上，心情复杂，直到夜幕降临，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最终，这个以复制梵高作品为业的打工者，决定告别梵高，找回自己。¹ 这是一个冒险。他们清楚地知道，成批生产的山寨版油画有市场，自己原创的作品未必有人过问。100 多年前的梵高如此，现在也如此。但梦想者已经做好准备，要寻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的梦，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幸运的是，他们没有经历梵高那样悲惨的结局。走出梵高的画工，正在艰难但勇敢地开始自己的蜕变，化蝶，变成真正的画家，实现精神的升华。

这，应该是作为梦想者“起飞之地”的深圳，最为意味深长，也最符合逻辑的成长趋向：在一种健康的发展态势下，原创性必然要凸显应有的价值；而在物质性的存在之上，也正在生长出文化性、精神性的果实。

那些怀揣梦想，生活在 1979—2018 年“起飞之地”的寻常百姓，作为这一段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他们的身影，被记入余海波用镜头书写的史册；他们的足迹，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参见公众号“网易公开课”（ID: open163）微博 @ 网易公开课：《8000 农民工一起“造假”，这样的“中国制造”我不忍心骂》。<https://mp.weixin.qq.com/s/iBIKwBbmTlR WwzTl7dRRtQ>



| 目 录 |

CONTENTS

- 1 **我的摄影手记**
My photographic Document

1

1979–1990

- 19 **改革开放早期**
The early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2

1991–2000

- 37 **改革开放中期**
The medium-term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3

2001–2018

- 111 **改革开放发展期**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 204 **艺术年表**
The Artist's Chronology

我的摄影手记
My photographic Document

1. 1989年3月26日 晴

深圳让我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气息，就像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孕育着无限的可能。

今天，经历两天两夜的长途旅行，我终于来到了深圳。一路上，南下打工寻梦的人们浩浩荡荡，长途火车再转汽车连续奔波。积蓄已久的激情随着一路上的疲惫有增无减，大巴车在南头检查站停下来查验边防证过关，南头检查站的验证长队有六七十米长，扛着大包小包的外来务工人员，如同一支远征的队伍，每个人在漫长的等待中脸上写满了紧张与焦虑。夜空中没有星星，十几米高的路灯在阴霾的折射下笼罩着关口的人流，把人的面目照得灰黄灰绿的，气氛冷峻而又紧张。特检大厅入口的围栏外，包围着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涌动的行李在人流上空晃来晃去，时不时有人尖叫粗喊。

我顿时感到十分口渴，闷热潮湿的天气几乎让人窒息，毛线裤紧紧地缠在腿上还没来得及脱下，只能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由汗臭融合成的废气。一位身穿武警制服的战士指着我说：“边防证，请出示你的边防证！”我应声递上在学校保卫处办的进入深圳特区的边防证。边防兵验证后摆出通过的手势，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回头望去，众多排队者仍在期待和拥挤中前移。

之后，我拿出相机拍下了来到深圳后的第一张照片，据说这里每天都有许多无证者被拒绝入关，还有许多持假证者被扣留，

被送往深圳关外的东莞樟木头火车站遣返回乡。

闯深圳是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共同约定。一个周六的晚上，武汉珞珈山整夜细雨下个不停，已逾百年的武汉大学校园尽情地沐浴在春雨之中。当时，我们这届摄影班进入毕业前的准备。究竟何去何从，每个同学心中都藏着一团火，期待着新的选择。我和同学熊安平、兰志平在枫园五舍喝酒，酒是从楼下小店买的“红高粱”，1.6元一瓶。我们赤着背把酒当歌，那一刻我们决定南下。

真的没有想到，来自全国各地和我们共赴约定南下的人竟然有这么多。深圳南头检查站聚集了这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入关，看着排在长长的验证队伍之中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充满着期待和渴望的神情，不觉地让人想起日本电影《啊！野麦岭》。改革开放让深圳这座小渔村进入世界的视野，吸引了这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投奔到这里，我很庆幸自己也成了深圳的一分子。走出南头关，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和自由，一阵凉风吹过，让人好不清爽。深圳让我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气息，就像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孕育着无限的可能。

泰戈尔说：“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和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从此，我的命运便与这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经济特区南头检查站验证大厅，对进入特区的人员查验边防证。

深圳 / 1989

中国最早的“打工妹”1982年在深圳蛇口诞生，蛇口是改革开放开山第一炮响起的地方。

我也经常会被自己拍摄的各种人物所感动，其中包括那些不幸的、失败的、弱小的人。他们的命运同样反映着他们对生命的顽强与坚守：在工业区宿舍，在城中村出租屋，在孤儿院，在收教所，在临终老人医院，在风雨中的工棚，在再就业招聘会那拥挤的人群中……我每次冲出底片都会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兴奋和惊奇，“农民工”“暴发户”“打工妹”等，我的许多照片记录了当年那些特别的人群。

我先后去过许多工业区拍摄，如蛇口凯达电子厂、宝安黄田工业区、福田上步工业区、龙岗布吉南岭工业区等。

中国最早的“打工妹”1982年在深圳蛇口诞生，蛇口是改革开放开山第一炮响起的地方。位于蛇口海边的香港凯达实业有限

公司，最早从内地招收了13名“打工妹”，开始了港台及外资在中国大陆设立工厂的历史。之后，陆续有数千万“打工妹”，从福建、贵州、湖南以及长江黄河以北地区等内地农村来到深圳。

而今，“打工妹”大都陆续离开了这座城市，回到自己的故乡结婚生子，留下来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的寥寥无几。“打工妹”在深圳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在我的照片背后常会感受到一种现实的荒诞，这种现实与幻觉的交错一直潜藏在我的意识中，也促使我穿街走巷，用镜头去感知和寻找，在嘈杂的人群中行走，而每回穿越，都好像是一次长途旅行，让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明天祈祷。



宝安工业区外来女工在工厂宿舍过周末。

深圳 / 1992

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飞碟，不停地旋转着，人们在奔跑中期待着未知的明天。

今天，朋友们聚会，喝醉了的大明被一帮“哥们”抬出酒楼。像这样的聚会每周都有，也经常有人喝醉。深圳人的工作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放松生活只能在夜晚。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飞碟，不停地旋转着，人们在奔跑中期待着未知的明天。

深圳人在每天的奔波忙碌中，体会着与梦想的距离，大家在这座城市里不停奔跑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有人离开，又有人加入。而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自己曾经熟悉的朋友，一个个成了老板，身边的城市一天天快速生长，高楼林立。

来深圳的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为了寻求发展机会，所以，南下深圳的同学、朋友、关系人接二连三。今天来了，明天走了都是常事。跳槽、失业、睡马路是许多人共同的经历。我们当年的出租屋经常换人，它如同一个长途客运旅馆，住着等候往返列车的旅行者。

前年秋天一个雷电交加的凌晨，我突然被BP机惊醒，回电得知武汉大学的同学张金良来了，还带着一位留学法国的海归博士。我穿上雨衣，到北方大厦接他们过来，我们就在出租屋的厅里搭块木板，铺张草席聊着天睡觉。第二天上午醒来，才发现浑身潮湿，原来雨水从门下流入，室内地面已被水淹没，大家在这小小的地方一个晚上尽兴畅聊下来沉睡中竟全然不觉。

深圳这座城市中的外来创业者也将最旺盛的生命力汇集在这里，他们将自己的命运都交给了深圳。深圳也承载了改革开放时代最为重要的内容和使命，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令人目不暇接。

在深圳，我经历了早期市场经济的多种诱惑与迷惘，也经受了精神的失重与生存的困境，常常感受到各种新鲜刺激与纠结。深圳就是一座炼狱，所有闯深圳的人在这里挣扎和寻找，寻找一种新的唤醒，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梦幻与死亡……其实这种寻找是对人性的一种历练和拷问，善与恶的暴露与回归。我尽力攫取那些可以放射出生命光环的可能性，同时也在在这个过程中领悟金钱、物质、欲望、消费带给人性的各种呈现，那些我们曾经在母爱怀抱中积存的善良也许顷刻间就轻易地被功利所化解，良知与责任如何转瞬之间成为秀场上的丰富的脸谱。

有时候我在人群之中穿行，时常感到寒气凛冽，但又不得不沉下心来认真观望，以捕捉这座城市残留的余温留作美好的纪念。其实人在接触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事物的过程也是自我心灵的调整过程，在调整中寻找自己，让自己振作起来寻找生命的力量与光彩。深圳有着无比丰富的生命内容，也有着无限的诱惑性，当人的某些欲望得到满足的同时，社会也在消解着他们自身可贵的一面。

摄影让我感受到现实与超现实是如此密不可分。面对各种人群的经历和命运波动，我会看到各式各样生命切片的内心魔障，深入观察和将其呈现在我的作品里。

摄影记者这个身份可以给你一张在这座城市穿梭的绿卡，你得有一个通道进入形形色色不同的空间，这样才能体会到丰富的细节和各种人性的呈现。



华强北人才市场求职。

深圳 / 1991